

往事如昨

又是一年麦梢黄

■李鑫

麦梢又黄了。

“麦梢黄，闺女去看娘”，这大概是豫东一带的习俗吧。为什么要在麦梢黄时去看娘呢？或许是想和娘分享丰收的喜悦，或是想趁着农忙前的空当去看看娘，避免因农忙不能去看娘而造成遗憾。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习俗吧。

麦梢又黄了，又该是闺女去看娘的时候了，可我的娘却已身在天堂……

我的妈妈生于1951年，一生苦难。妈妈姊妹四人，在那个“人多力量大”的年代里，家里没有男丁是备受歧视的，被人称为“绝户头”，而我的小姨又天生残疾，姥爷又有病，想来妈妈小时候的日子过得很是艰难，这可能就是妈妈一生要强的原因吧。从我记事起，妈妈都在拼命干活，早起自是不必说，大中午的，无论天多热，妈妈吃完饭就往地里跑。她白天干农活，晚上做衣服、做鞋子，似乎一刻也不曾停歇。我刚上初中的时候就见妈妈绣花做小孩的花鞋，我觉得很纳闷，做花鞋干啥呢，我们姐弟二人也都大了，都不穿了。妈妈说怕自己将来眼花，不能再绣花，她要提前把虎头鞋做出来，将来好让孙子穿。对于她的话，我是嗤之以鼻的，我无法理解，因为那对我来说太遥远了。但说实话，妈妈也真的是做针线活的好手，她绣的老虎、花鸟，栩栩如生，做的虎头鞋更是人人夸赞。我曾亲眼见过妈妈绣花时细致认真、一丝不苟的样子。一双虎头鞋从丝线的挑

选、配色，到缝制，工序非常复杂而且繁琐，而妈妈却乐在其中。记忆中，邻居那些婶子大娘经常找妈妈要鞋样、请教绣工。

日子很忙碌，可妈妈的脸上似乎永远没有过疲惫，妈妈总能把苦难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在我的记忆中，妈妈给我们姐弟做过一个神奇的蛤蟆灯笼。灯笼是用木棍和纸做成的，妈妈不仅用自己的巧手把灯笼做成了蛤蟆的外形，更神奇的是那个蛤蟆灯点上蜡烛挑出来，嘴巴还能一张一合，样子十分逼真，逼真得让我对那个蛤蟆灯又爱又怕。以至于多年之后我对那种灯笼都记忆犹新，曾经一度想把妈妈这个手艺传承下来，可是还没有等我空闲下来向妈妈好好请教，妈妈就已经离开了。

妈妈似乎还有很多绝活，记忆当中，我家的家畜家禽生病了，都是妈妈给它们治疗，无论是用药还是偏方，妈妈好像都懂，我甚至亲眼见过妈妈给我们家的鸡动手术。有一次家里的鸡吃了有毒的麦粒，口吐白沫，奄奄一息，妈妈用剪刀把鸡的嗦囊剪开，用水给鸡冲洗之后又用线缝上，竟然奇迹般把鸡救活了。如今我把妈妈的这些绝活讲给闺女听，闺女咋都不相信。

我小的时候似乎很愿意跟着妈妈到地里干活，因为跟着妈妈去地里总有惊喜，不是捡几个鸟蛋、拾个小兔娃，就是能

逮几只蚂蚱。麦梢黄的季节，还能从大麦地里找到一种叫“糊霉”的麦穗，回家妈妈就能做成美味的“糊霉汤”，叫全家人喝了念念不忘。

睹物思人，桐树花开的时候，我也会想起妈妈，妈妈曾经用香甜的桐花给我们做好吃的桐花饭。妈妈还会在干活之余用盆子和一块布做成蒙盆，用这个神奇的蒙盆捕鱼，给家人改善生活，她还会用一盏马灯在田边的小水沟里照虾……有很多的事，我是亲眼所见才觉得神奇，或许是苦难的生活给了妈妈如此多智慧吧。

生活上，妈妈是把好手，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但她却不知道如何与子女相处。妈妈很爱我们，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印象中妈妈似乎对我永远都是挑剔与不满，但我知道妈妈是爱我们、希望我们更好的。她的一生永远在操劳，却没有给自己留点时间和子女相处。我时常提醒自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可等妈妈走了，留给我的仍是满满的遗憾。妈妈走得很急，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照顾她的机会，早上自己走着去医院，晚上她就离开了，而且是永远离开，再也不会回来了……

“麦梢黄，闺女去看娘”，妈妈，我应该到哪里去看你呢？不觉间泪水已模糊了双眼。娘虽然走了，可是爹还在。走，收拾东西，回家！回家去看我那年迈的老爹去！③22

六点一刻

■韩芝莲

每年一出正月，天气变暖，父母就会从遥远的山西回来，住些时日。

按娘的话说，一冬一秋一夏都住儿子家，春天就得陪陪闺女。所以，回家的路途不管有多远，春暖花开时节，二老一定如约而归。

回家是一种心情，其实更是一种情怀。老家是根，是半辈子住惯了的地方，生生不息冒着炊烟。老房子，老物件，老邻居，老朋友，一切久远的岁月和风物，好像立时又回到了他们身边。

一到家，娘就不停地扫扫这儿，擦擦那里。老嫂子老大娘闻声赶来，快步走进小院，一年未见的老姐们儿拉着手，不住地问好，东家喜事西家房，好事一箩又一筐，分享着她们相聚的欢乐。

我想，这就是娘常常想家回回做梦都想看到的场景吧。住惯了的家，习惯了的气味，浓浓的乡里乡情，淳朴得如田地里的麦花，清香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开怀大笑。

老家，老地，老情怀。经过绿树花林，再到自家田里走一走、看一看，闻一闻那久违了的甜香气，深呼吸，入心入肺，好不畅快！地头，去年新栽的小树长高了，粗壮

了，娘张开手指■起它的腰围，丈量这喜人的长势。

一垄一田，一草一木，直到挨个儿看上一圈后，二老才心满意足地坐上车，返回县城的家。

爸说，我们年岁大了，真的走不动了，老胳膊老腿不听使唤了，回来只能给你添麻烦，以后也许二年才能回来一次。只要你在老家好好的，我们就放心了。

我呵呵地笑着，笑着，眼里就蓄满了泪。

是啊，时光不待，我亲已老，脚步蹒跚。爸已七十高龄，再也不是那个独站高台，打着手势，喝令声中指挥千军操练的人了。他已被光阴磨亮了头顶，仅剩后面一点稀疏的毛发在随风飘摆；当年别着手枪威武挺直的腰板，也如大雪压塌了的松树不堪重负地弯了下来。时光钟摆里，那铿锵有力的脚步声已渐渐远去，卧雪匍匐十公里打靶归来的场景是否也成了最美的记忆？

年年事事，光阴如昨。掰开的岁月里，散落着我们已不完整的记忆，像一首老歌，在长空下久久地回荡。

父母，亲情，日月，光华，好像时光的

纱，在四季枝头为我们编织着世界的繁华。

昨天，下班刚进小区，坐在电动车后座的女儿就喊了起来：妈妈，快看，我姥爷！顺着她的手指望去，只见大院后面300米远的窗户边，爸正站在阳台上向我们回来的方向张望。那么远，我猜他一定看不到我们，可他的目光却随着我们移动的身影一直跟到了楼下。然后侧转身，直直地看着我，看我把电动车停好，再一步步踏过二楼通道，听我在楼道里喊着“娘”的声音。他们在我进家前就端上饭菜，摆好了碗筷，而娘早已剥好了一盘我最爱吃的核桃仁……

餐饭，餐点，餐餐为你，满心是你。这就是我们的父母，即便老了，走不动了，依然张开苍老的翅膀让你处处有依，时刻把你捧在手里、疼在心上。

是的，六点一刻，是我每天下班到家的时间。原本它只是一个时间节点，却因父母心心念念的等待而被赋予更深层的意义。我说，它不仅仅是一个特定的点，更是某一天、某一季节、某一年轮下，双亲用一生时间，给予儿女的守望、盼望和期望。③22



心灵感悟

感怀二首

■刘延章

梦

梦，
东方睡狮猛惊醒，
睁怒目，
全族奋抗争；
梦，
亿万大众颂英明，
党领导，
民荣国昌盛；
梦，
神州力赴新征程，
双百年，
中华定复兴。

重阳抒怀

秋日朗，
信步三川极目望。
极目望，
花团锦簇，
旗翻如浪。
神州处处争驰骋，
鹤发童颜心豪放。
心豪放，
寄年双百，
岁岁重阳。

听雨(外二首)

■田军

昨夜，我在院子里
散步
天空飘落下小雨
我伸了一次又一次手
每一次都没有抓到
那晶莹的精灵，于是
在窗下偷听那细细的
让人欣喜的声音
不知是谁，在背后吼了声
我的灵魂与天空中的晶莹
一起，在尘埃里
被摔得粉碎

放下

翌日清晨
我打开窗
寻找昨夜丢失的魂
窗外，清新碧绿
院内洁白干净
一只小鸟，从窗台飞去
带走了昨日的梦

寻找

傍晚
把满腹的心事泡在
保温杯中
步子在屋里来回地踱着
想起晨起的那只鸟儿
是不是飞错了方向

一杯水，就在保温杯里
泡着，风依旧，云依旧
星依旧，月依旧
团团的香气，依旧
那只鸟，在心里飞来飞去
如保温杯里那
游游荡荡的，一片叶
又一片叶，不知想
落到哪根枝上
寻找，花开和葱茏

文字统筹 董雪丹 插图 普淑娟